

記者隨開國中將梁興初後人 重溫一張報紙「定乾坤」故事 「父親找到印着『陝北有紅軍』的《大公報》」

1935年9月，開國中將梁興初找到一張印有「陝北有廣大蘇區與紅軍」字樣的《大公報》，一張報紙「定乾坤」，這竟成為決定紅軍命運的關鍵線索，也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具戲劇性的轉折之一。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公報記者與開國中將梁興初的後代在吉林集結，沿着「一張報紙改變長征路線」的歷史線索，重溫了長征路上梁將軍發現《大公報》的傳奇故事，並探訪吉林省集安市「抗美援朝第一渡」等紅色地標，當年梁將軍經過這些地方渡江入朝作戰。

大公報記者 林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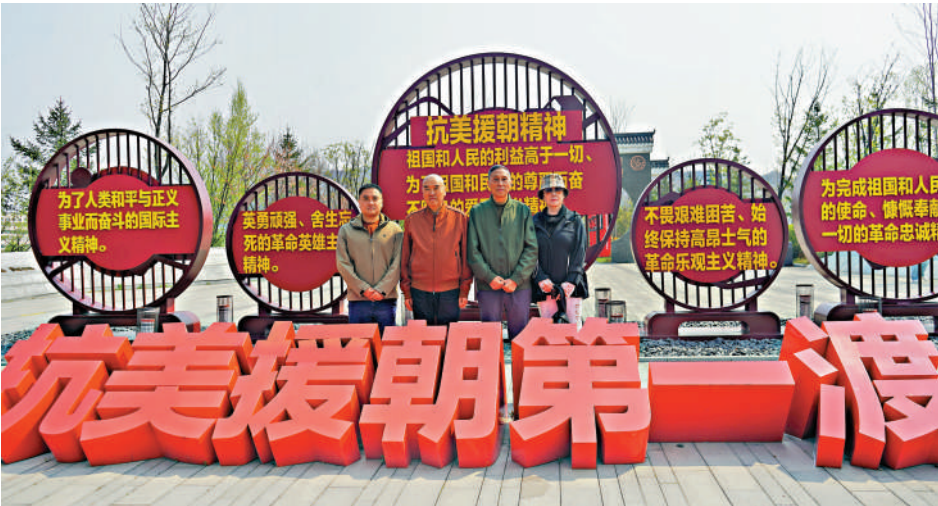
一張報紙，如何成為改寫中國革命命運的「關鍵密碼」？最近，在吉林省集安市鴨綠江畔，大公報記者專訪梁興初將軍後代——北京八路軍山東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會長梁曉源，重溫梁興初將軍與《大公報》「一紙定乾坤」的故事。

「我們家和《大公報》通過中國革命的歷史而結緣。」梁曉源回憶，1935年9月，歷經湘江血戰的中央紅軍行至甘肅哈達鋪。彼時，毛澤東主席正為紅軍戰略方向焦慮——前有國民黨重兵圍堵，後有張國燾分裂危機。而此時剛剛走過茫茫草地的紅軍，人困馬乏已至極限。紅軍長征究竟要向哪裏去？

危急關頭《大公報》成指路明燈

「是一張《大公報》，為紅軍找到了長征的落腳點。」梁曉源說，「我父親找到了一張1935年7月的《大公報》，頭版赫然印着『陝北有廣大蘇區與紅軍』字樣——這正是劉志丹、徐海東領導的紅軍根據地消息。」彼時，梁興初是一名偵察連長。這份意外獲得的《大公報》被火速送往軍團部。聶榮臻看到報道後激動不已：「中國革命有救了！」毛澤東主席做出了「到陝北去！」的決策。

「1935年，父親親手將記載陝北蘇區消息的《大公報》呈送黨中央；90年後，我和我兒子又在當年抗美援朝第一渡旁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我們與《大公報》因



▲梁曉源（左二）、梁曉東（右二）兄弟在吉林省集安市「抗美援朝第一渡」文化長廊參觀後，與家人在此合影留念。他們的父親梁興初就是在此這裏動員了蛟河、敦化等地子弟兵跨江作戰。 大公報記者林凱攝



▲當年紅軍在哈達鋪看到的《大公報》。

中國革命而結緣，是兩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情懷。」梁曉源動情說道。

1935年7月14日，大公報記者范長江隨軍深入隴南，撰寫了《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成為國內首篇客觀報道紅軍長征的新聞力作。

談及范長江，梁曉源表示，「范長江用墨水記錄長征，我父親用槍桿護衛真相，他們那一代人詮釋了何謂『中華民族脊樑』。」他指出，范長江筆下的紅軍戰略部署分析，與父親偵察連帶回的陝北蘇區情報形成歷史性互證，「正是這種真相的合力，讓中國革命找到了方向」。「我

覺得《大公報》以及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繼續發揚父輩的精神，繼續傳承他們的革命遺志，為新時代的工作做出更好貢獻。」梁曉源說。

追尋父輩足跡 紅色血脈永續

在吉林省三天的行程裏，梁曉源先後抵達吉林省博物館、蛟河市拉新戰鬥展館、集安市抗美援朝第一渡等地，追尋父輩足跡，梁曉源還贈予展館一張梁興初在蛟河市戰鬥時期的歷史照片。

他還與大公報記者分享了一個有趣的故事，「父親原名叫梁興祚，但『祚』這個字不好認，抗日戰爭時期，旅長陳光老是把梁興祚念成梁興炸。我父親就申請改一個名字。有人出主意說，梁興初喜歡刀，就把『乍』改成『刀』吧，這樣一來，梁興初的名字就有了。」

沿着鴨綠江畔「抗美援朝第一渡」文化長廊，梁曉源腳步多次停頓。「父親就是在此這裏動員了蛟河、敦化等地子弟兵跨江作戰。」「吉林人民守護紅色記憶的赤誠令人感動。」梁曉源感慨，從拉新戰鬥紀念館細緻的史料整理，到楊靖宇將軍殉國地的保護，可以看出，這片土地始終保持着對革命歷史的敬畏。「在紅色文化的廣續方面吉林做出了表率，我們這次來處處看到了吉林人民對這個紅色文化的珍惜和愛護，並且竭盡全力地保護，這是我們非常感動並且震撼的。」

抗美援朝第一渡 鴨綠江畔憶英烈

銘記 1950年10月16日晚，中國人民志願軍第42軍先頭部隊從輯安縣（今吉林省集安市）的鴨綠江國境鐵路大橋和下水橋率先渡江入朝，這裏成為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志願軍部隊的最早出征地，被稱為「抗美援朝第一渡」。

為傳承紅色記憶，集安市於2023年建成「抗美援朝第一渡文化廊道」。這條500米長的廊道以圖文展板、歷史影像等多元形式，重現了從戰爭全景

到「第一渡」細節、從前線衝鋒到後方支援的史詩畫卷。

來自山東的李赫浚一家前來旅遊，在仔細聆聽現場講解後，10歲的他指着展板上的照片說：「原來英雄不只是拿槍的戰士！」其母親李穎表示，希望孩子通過實地參觀，將先烈的勇敢精神「內化於心」。

來自香港的遊客諸志強亦駐足英烈牆前感慨：「以前只在電影裏看過這段歷史，親臨現場才知勝利多麼不易！」

大公報記者林凱

「幫我寫一封信給老軍長的兒子」

字字深情 「同志，我請求你幫我寫封信，我要把我的心裏話，講給老軍長的孩子聽。」4月21日，96歲抗美援朝老兵劉吉慶從集安邊檢站民警口中得知老軍長的兒子要到國門，非常激動，但由於自己聽力不太靈敏，擔心見面時詞不達意，於是他向集安邊檢站民警表達了想給老軍長兒子寫一封信的想法。

26日上午，鴨綠江國境鐵路大橋下，老兵激動地和兩位軍長之子握手，他顫抖的雙手緊攥着信，鄭重地交給了梁曉源、梁曉東。

「致38軍軍長之子，親愛的梁曉東、梁曉源兄弟，你們好。得知你們將踏上集安的這片承載着38軍鮮血光榮的土地，我心中百感交集。70餘年前，您的父親率38軍從集安鐵路大橋秘密入朝，我們曾並肩

跨過鴨綠江，在炮火中高呼38軍萬歲，正是這一聲聲的呼喊，讓我們作為一名113師，338團2營4連1排2班的一名普通戰士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劉吉慶的信字字動情。最後，他向軍長之子表達了最真摯的祝福：「希望你們將我們萬歲軍這象徵榮譽的戰史勳章不斷地傳承下去！」

「看到你們，就像見到了年輕時候的軍長。上一次找人代筆寫信，還是在朝鮮戰場上，我不會寫字，讓連長代筆寫了入黨申請書。今天，這封信同樣意義重大。」老兵感慨地說道。

「聽了老兵講的這些話，我非常感動，我們都有潸然淚下的感覺，也希望年輕人能把這些紅色文化傳承下去。新的征程上，我們要不忘來時路。」梁曉源說。

大公報記者林凱



▲梁興初之子梁曉東從抗美援朝老兵劉吉慶手裏接過《致軍長兒子的一封信》。 大公報記者林凱攝

梁興初將軍生平

梁興初（1913-1985），原名梁興祚，出生於江西省吉安縣（今為市）純化區漢陂村（今陂頭村），1930年4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梁興初參加了土地革命戰爭、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鬥爭、長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梁興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軍長、第二十兵團代司令員，志願軍西海岸指揮部副司令員、代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成都軍區司令員。

梁興初一生身經百戰，九次負傷，戰功卓著。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他指揮的三十八軍戰功卓著，被中央軍委通令嘉獎，讚譽為「萬歲軍」。1955年，梁興初被授予中將軍銜。

大公報記者林凱整理



▲梁興初當年在蛟河市戰鬥時期的歷史照片。受訪者供圖

「報館被炸塌多少次，就站起來多少次」 《大公報》獲國際大獎背後的苦難輝煌

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蔡斐著有《重慶近代新聞傳播史稿（1897-1949）》一書（下簡稱《史稿》），書中寫道：「《大公報》作為一張民間報紙，在抗戰時期立言為公、文章報國，始終把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放到首位。」蔡斐認為，《大公報》超越了「文人辦報」的局限性，以筆為槍，報國有為。

「報館被炸塌多少次，就站起來多少次。報紙也活下來了。這是中國新聞界自強不息的體現。」蔡斐慨嘆，「《大公報》所獲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密蘇里榮譽獎章』，是民國時期中國報紙的最高榮譽，可以看成是『學院版』的普立茲獎。」蔡斐認為，這說明了《大公報》得到國際認可，被西方新聞學界樹立為標桿旗幟。中國新聞業在抗戰背景下生存發展，也鑄造了一種新的輝煌。

大公報記者 韓毅

「1938年12月1日，《大公報》離開漢口，遷渝出版。在離開漢口的最後日子裏，王芸生在社評中稱：『我們自誓絕對效忠國家，以文字並以其生命獻諸國家，聽國家作最有效率的使用，……我們永遠與全國抗戰軍民的靈魂在一起。』1939年4月15日《大公報》在社論《報人宣誓》中說：『我們誓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為國效忠，為族行孝，在暴敵欺凌之際，絕對效忠於抗戰。』愛國之忱，溢於言表。」蔡斐研究認為，《大公報》以筆為槍，為國家做出了很大貢獻，發表了很多關心人民疾苦的言論，例如連載《豫災實錄》的通信，並配發《看重慶，念中原》社評，飽含人民情懷。

國家存亡之際 文脈不斷

《史稿》統計數據表明，在《大公報》「星期論文」延續的15年期間，來自實業界、金融界、科學界等的逾200位作者，發表各類評論文章750多篇。論題主要有兩類，一是痛斥敵寇、分析敵情、堅持抗戰、呼籲全民族投身於抗戰偉業；二是揭露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大後方物價飛漲、經濟破產、民不聊生。受戰局所迫，知識精英們紛紛利用專業知識，對國內外重要問題進行較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並提出自己的主張。他們憂國憂民，觀點深刻，言論在當時產生了重大影響。

「1944年10月8日，《大公報》發表了英國學者拉斯基的《對於中國勝利展望的一些感想》。從這天開始，『星期論文』開始接納外國學者。接着，發表了四位英國學者的論文，還翻譯了一位日本人的論文。這是《大公報》準備『走向世界輿論舞台的嘗試』。」蔡斐介紹，有評價說，在全面抗戰期間，《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專欄幾乎成為抗戰期間國內獨樹一幟的、具有最高認識水準和理性風度的自由主義思想園地。在戰時緊急背景之下，《大公報》推出的「星期論文」於國家有益，內容選題寬泛。在國家陷入戰爭、生死存亡關頭，文脈沒有斷，這正是《大公報》對中國知識界的偉大貢獻。

1941年4月，一封越洋信函抵達戰火中的重慶報館。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讚譽：「《大公報》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者，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史稿》介紹，1941年《大公報》獲得密蘇里新聞獎，是彼時國際新聞領域的最高獎項，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獲得最佳報紙稱號。

重慶舊聞館 陳列80年前《大公報》

穿梭時空 在重慶熱門打卡點李子壩輕軌站內，有間向市民和遊客開放的「巴渝舊聞館」，陳列着自1891年重慶開埠以來，到1954年間發生的奇聞軼事、歷史史實和重慶地區各種報刊原件或影印版，包括《大公報》、《大公晚報》、《新民報》、《解放日報》等30餘種報紙。展示的老報紙由新聞歷史專家精心挑選複製，講述着重慶近代史的風雨滄桑。穿行其間，彷彿開啟了一場與上世紀山城的對話。

大公報記者在展館內見到，1944年10月23日的《大公晚報》刊登了「育才學校三件事」等內容；1945年6月5日、4月30日的《大公晚報》刊登了「琉球繼續海空戰」、「希墨已同歸於盡」等內容；1950年11月30日的《大公報》刊登了「慶祝重慶解放一周年畫刊」；1952年7月1日的《大公報》刊登了「中國共產黨31周年紀念 市委昨舉行慶祝大會」、「祝成渝鐵路通車」等喜訊。

大公報記者韓毅